

新书推介



大唐风韵

一部展现唐代艺术辉煌成就、讲述其源流演变的图文书。本书由国内十一位知名学者撰述,专业权威与通俗易懂兼而有之。全书分服饰、织绣、建筑、瓷器、金银器、漆器、陶俑、绘画、书法、佛教艺术、丝绸之路艺术十一个门类,基本涵盖了唐代艺术鉴赏的重要方面。本书以全新视角重新阐释唐代艺术史,读来有豁然开朗之感。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 齐东方 陈诗宇等
《大唐之美》

版本: 商务印书馆
作者: 姜永帅
《洞天别境: 明代吴派仙山图像研究》



仙山图像的探索

作者着重从绘画史的视角探讨了吴派仙山图的兴起、发展与式微。内容涉及吴中文士笔下的洞天福地、神话传说中的仙山、桃源仙境以及园林绘画中的仙境,并从作品的源流、母题、图式、含义、绘制情境与社会功能等角度展开分析与探索。通过分析晚明图像类书中有仙山图像以及一般名山对仙山图像的附会,讨论了仙山图像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及其消失过程。



博物文化发展的特征

以康乾时期清官博物绘画研究为契机,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清代中期博物文化发展的动态特征。全书以“继承”“融合”和“传播”为主题对清官博物画进行探讨:“汉绘传承”部分,尝试探讨清官绘画对汉民族博物绘画技法和特色的继承……同时亦对清官博物绘画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进行了考察。

版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 王钊
《清官博物绘画: 观乎动植》

乡愁为根系 真情为魂魄

——《活在心中的记忆》读后

□陈文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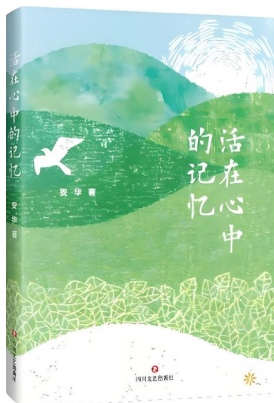
“在当代散文创作的谱系中,写故乡故人、乡里乡亲的作品比比皆是,而安华的《活在心中的记忆》却独树一帜。这部作品如同书中所描绘里下河的烟雨,温润绵长却厚劲深沉。这部散文集以乡愁为根系,以真情为魂魄,将个人生命体验与地域文化肌理深度交织,在字里行间铺展出血肉丰满的生活长卷。”《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李舫如是说。

安华,笔名江南,本名赵安华。既是我老乡,也是我交往几十年的文友。他是作家、词作家,著有《转型的阵痛》《中国告诉世界》《军校纪事》《行者之思》等书籍,创作歌词近千首。

新年伊始,安华回到故乡,举办了“文墨寄乡愁 淮歌续根弦”安华文学·文艺作品馈赠家乡活动,为家乡父老乡亲们送上了他的大礼包——《活在心中的记忆》。

《活在心中的记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安华29篇散文作品。作为游子,他虽离乡几十年,但家乡的一草一木总是安华的牵挂。身居高位,仍不忘自己来时的路。对安华来说,与其说是活在心中的记忆,不如说是活在心中的家乡。字里行间,安华都在倾情吟唱一首首“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赞歌!

以文字为镜,照见天地人心。安华笔下的乡愁,像一杯陈年浓烈的酒,是那样芬芳,那样醉人。在《“煮海为盐”话盐城》中,他写道:“你天天生活在一个地方,身在其中时,没有觉得它



版本: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 安华
《活在心中的记忆》

在心中的记忆》一书中,鲜有华丽的辞藻,近乎大白话。一些家乡的方言土语,更是随处可见。“关目山”“小老伙”“花美美”“牵隆拐鼓”“相色鬼子”,读到这些文字,就知道是家乡人在说家乡话,少了距离感,多了几分亲热劲。在《一湖千垛万种情》中,安华说,“在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宽阔水面上,散落着无数个长满芦苇的垛子,乘上一叶木舟,悠悠穿行在湖垛中间,仿佛走进了绿色迷宫,行进在这水面上,呼吸着飘来的荷香,听着鸟鸣,自然会让人放松下来,忘记所有烦恼和忧愁。”作者的真情实感,跃然纸上。

《梅塘烟雨》中,安华深情地诉说着,“梅塘的岁月于我而言都是永恒的,尽管这个地名现在已消失不见,但梅塘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烟雨中的故事,都已经融化在了我的血脉里。”《楼夏春秋》里,安华这样表白,“有些事就是这样,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总是让你念兹在兹,对它们总有几分牵挂,无法释怀。”《烟雨乡愁》里这样写道,“我的江南我的家,这里是我生命的根,是我童年的记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和最快乐的时光,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只有阳光,只有鲜活。这里的人文风情、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留恋。”情真意切,作者这些鲜活的文字,让读者无不产生共鸣。难怪,李舫说,《活在心中的记忆》是“真情抒写的生命备忘录”。

乡愁作墨,故土为笺。在我眼里,《活在心中的记忆》,分明是安华写给家乡最浪漫的情书。

有多美多好;只有你离开了它,当你怀念它时,才会真正懂它。它便成了我的一种牵挂,我时时刻刻想念她、关注她,对她的一切都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思乡之情溢于言表,透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感受到,如果作者没有真情实感,是写不出如此催人泪下的道白的。

我也住在西塘河畔,一直以为平常得很,但读了安华笔下的《美哉,西塘河畔》,文中写道:“在一片片长满水稻和荷叶的绿浪中,一排排白墙黑瓦的两三层高楼群,错落有致,镶嵌在精心打造的绿色园区里,一步一景一幅画,一草一木总相宜。”你看,多么美轮美奂,多么诗情画意。而全书中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缕炊烟,无不是安华笔下最动人的意象。

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用真情叙说,是安华写作的特长。《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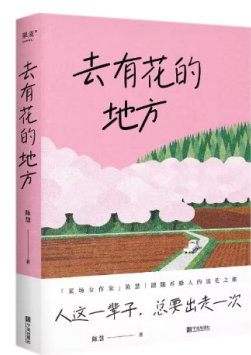
无论身处菜场还是蜂场,只要用心感受,生活的甜与苦,皆可酿成生命的蜜。

一路追花,读懂生活的甜与苦

□汪树明

“人这一辈子,总要出走一次”。2023年4月8日,“菜场作家”陈慧搭上养蜂人老刘夫妇的卡车,开启了为期120天、跨越3000公里的追花逐蜜之旅。她如蜜蜂般,一路采撷,写下十六万字的《去有花的地方》。忙碌的日常和艰苦的转场,让她亲身尝到了蜂农生活的甜与苦,也为万千读者带来了深刻的人生一课。

从浙江慈溪出发,他们一路辗转江苏、山东、辽宁。陈慧过上了有生以来最紧张的一段生活,除了负责一日三餐,还要陪着新丽姐找水洗衣、上街购物、集市卖蜜,面对那不期而遇的困难和艰辛。在东台琼港,狂风暴雨之夜,人置身帐篷中,就像乘坐一叶在激流中失控的扁舟。在山东化马湾,驻扎的床头距离国道不足三米,重型货车的喘息声彻夜不停,惊得她神经兮兮,夜夜难眠。在辽西北票的常河营,当地人不敢轻易踏足的老坟堆,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北方的盛夏,气温高达四十二摄氏度,连一个风扇都没有,帐篷的铁皮房架子烫得跟炒菜的热油锅似的。写出这些“苦”,陈慧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让我们看见:每一滴甘甜的蜂蜜背后,都凝结着养蜂人的辛劳。



版本: 宁波出版社
作者: 陈慧
《去有花的地方》

寸的光阴,如河水般在周遭静静流淌。这风雨同舟的一幕多么美好,可惜在这千里之外的僻静角落,除了我,再无他人看见。”

《他乡的端午》则记录下山林管理员老董和蜜蜂收购商送来的咸鸭蛋与粽子;新丽姐用红布在帐篷门绑上艾草桃枝,“又在我手腕脚踝各系上一圈五彩绒线”。那一刻,异乡的山野成了共有的家园。正是这些朴素的人间联结,让漂泊有了根,也让全书在“苦”的基调中,始终流淌着“甜”的暖意。

如果说菜场是陈慧观察人性的窗口,蜂场便是她思考生命的旷野。在与蜜蜂朝夕相伴的日子里,她对“生活”二字有了更深领悟。她写道:“蜜蜂的一生,就是不断出发、不断寻找、不断归来。”这何尝不是养蜂人的写照,又何尝不是每个人生命的隐喻。书的后记中,她提出“人这一辈子,总要出走一次”,并非鼓励逃离,而是提醒我们:只有偶尔跳出既定的轨道,才能重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去有花的地方》不仅是一部养蜂人的行旅纪实,更是一次对生活本质的温柔追问。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菜场还是蜂场,只要用心感受,生活的甜与苦,皆可酿成生命的蜜。